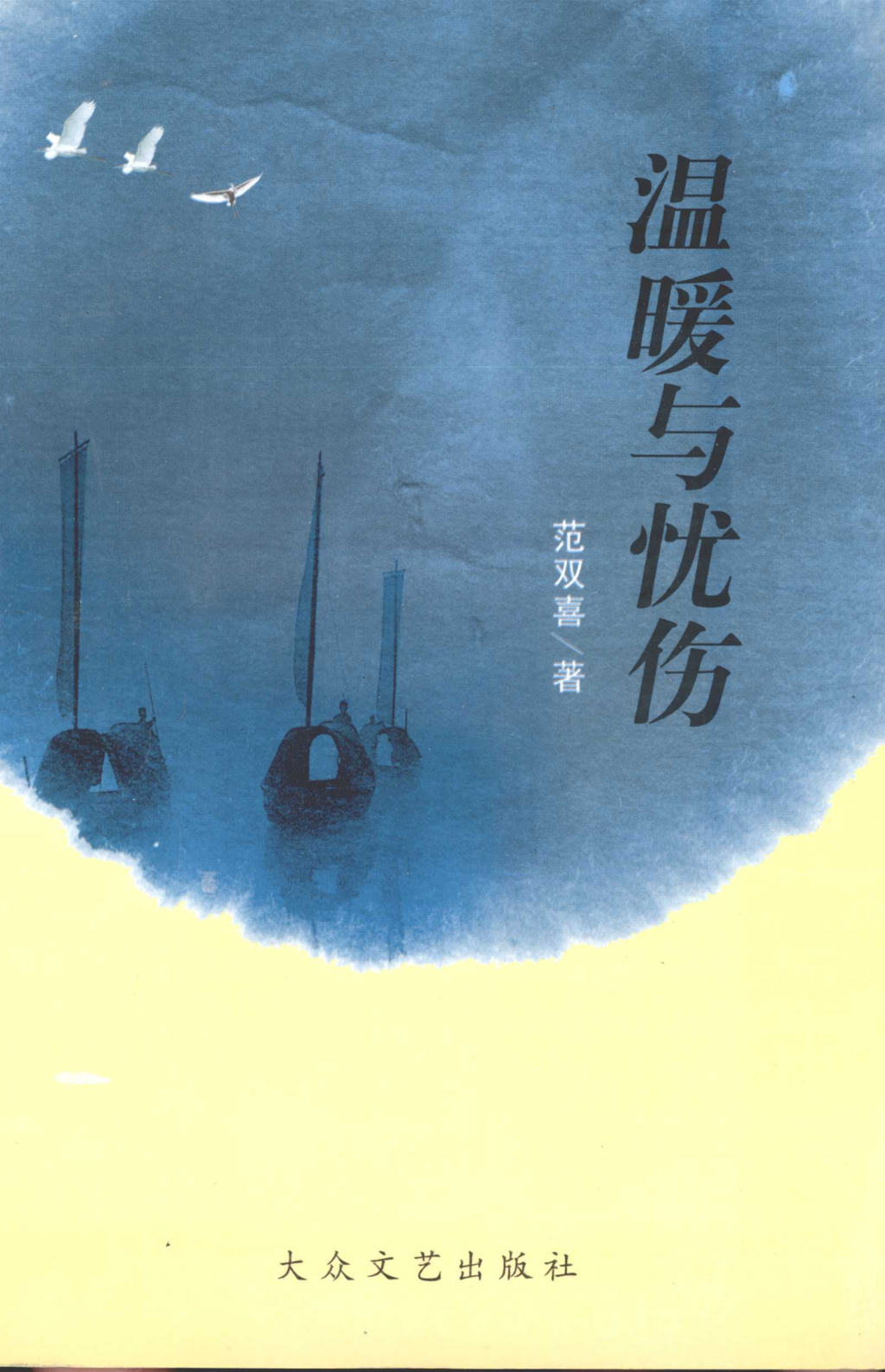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vertical split design. The upper portion is a deep blue, textured background with three white birds in flight. The lower portion is a bright yellow background. A horizontal, torn-paper-like edge separates the two colors. In the blue section, three dark sailboats are visible, their forms reflected in the yellow section below. The title '温暖与忧伤' is printed vertically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spanning both the blue and yellow areas.

温暖与忧伤

范双喜／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温暖与忧伤

范双喜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暖与忧伤/范双喜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6

(黄河文丛/赵庆军, 桑恒昌主编)

ISBN 978—7—80240—205—8

I. 温... II. 范...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1247 号

- | | |
|------|-----------------------------------|
| 书 名 | 温暖与忧伤 |
| 作 者 | 范双喜 |
| 责任编辑 | 宫磊 |
| 装帧设计 | 黄河文丛策划中心 |
| 出版发行 |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济南华新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70 |
| 字 数 | 1800 千字 |
| 版 次 |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80240—205—8 |
| 定 价 | 200.00 元 (全套) |



风与夜的使者

(代序)

汪 政

认识范双喜还是两年前的事。我与作家储福金应邀参加无锡市作家协会的文学论坛，散会后他找到我并作了自我介绍，并且热心地拿着相机为我和朋友拍了照。这样的场合多了，我也不是十分在意，不想回南京没几天，我便收到他寄来的照片，我当时就想：这是一个诚实而守信用的人。两年后，我应徐风兄之邀到宜兴时，与范双喜又一次见面，在仔细了解了他的创作情况后，我感到自己实在是有些孤陋寡闻了，范双喜从事文学创作已经多年，在江南一带颇有诗名。

其实，这些年来，我不仅错过了范双喜，准确地说，我错过了许多诗人，错过了诗歌。回想起来，我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从诗歌开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岛、顾城、舒婷，朦胧诗、青春诗会、崛起的诗群……那真是一个诗歌的火红岁月。但是，是什么时候我们就远离了诗歌？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记得九十年代末，我曾发过一回“关于诗歌岁月的感慨”，我是非常希望在我们的生活中能有一份属于诗歌。但这对一个物质化、传媒化、技术化与欲望化的社会来说，显然有一定的困难。据说在诗经时代，人们在交往与重要的社会场合都离不开诗歌；据说在汉代，普通的农家妇女以口头的方式传播着诗歌；又据说，唐诗时代是一个诗歌普及的时代，诗人们在酒店里统计着各自的作品被吟唱的频率；而宋代的词人常在荒无人迹的旅

途中被自己词作的歌声召唤到温暖的霏霏炊烟之下……其实，不必说得过远，八十年代场景已经足以让人怀想。可叹的是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诗歌人口呢？更不用说奢侈的诗歌生活了，我们是否要将这一切统统归罪于今天，这个社会现代化的今天是否必然要以牺牲诗歌作为代价？诗人王家新和欧阳江河从欧洲回来之后曾惊叹于那里诗歌的普及与诗歌人口的庞大（5%），那里诗歌的传统如同音乐、舞蹈一样的悠久、绵长，至今不颓。应当说，对于物质与技术高度发达的地区来说，诗人与诗歌的烦恼决不会亚于我们的烦恼，所以，欧阳江河才会有这样的心事与意向：“崇尚诗歌是欧洲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个传统，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对于这一传统在20世纪的后工业社会里以何种方式保存下来、以怎样的节拍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保持接触、在公众生活中有着怎样的影响抱有特殊的兴趣。”他考察的标准是相当苛刻的，“在欧洲各国的诗歌节上，都是些什么样的耳朵、什么样的心灵在聆听诗歌？公众对诗歌的聆听是通向日常生活呢？还是更多地通向对现实的回避，通向对词的迷恋，通向内心的无告和深不可测的寂静？”我想，不管在哪里，诗歌人口都是纷杂的，他们的专业程度显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了下面的情形，哪怕仅只如此也令欧阳江河大喜过望了：“欧洲听众在听像我这样的东方诗人的作品时，对意义与声音的分离感到着迷，因为他们听到的是用两种语言读了两次的诗，两次的重叠在声音上没有任何相似性。”听众居然这样问道：“原作的声音与译作中的声音的冷热、速度和力度上听起来是如此不同，这是怎么回事？”这应该可以说是诗歌的耳朵了，这样的诗歌的耳朵是需要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审美熏陶的。诗歌人口从来不是自动繁殖的，它是诗歌教育的结果。中国诗歌人口的急剧衰落实际上是“诗教”的式微所致。我说的诗歌教育当然一方面是指它在正常渠道的国民教育中的比例，这是可以通过质与量的双



向来考察的(以现行小学语文课本来说,诗歌大概由古典诗歌、现代诗歌和儿歌组成,且不去说它所体现出来的诗歌眼光,仅以数量言,它们在正式课文中也只占10%左右)。另一方面,则是指诗人对大众日常生活的介入,诗人是可以以自己的歌唱将人们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的。在欧洲,诗人们不仅在学院、诗歌节和诗人沙龙中朗诵自己的作品,而且,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日常生活的礼仪场合乃至街头拓展出诗歌的空间,这一点我们的诗人做得到吗?或者说做得怎样?文学从神坛上请下来,一反诗歌振臂一呼万众齐应的不正常局面当然是必要的,但当人们将诗歌生活收缩为一己的写作,并将其视为具有“专业精神”的写作,也同样值得怀疑。诗歌生活的建立从根本上讲显然取决于诗歌人口的多少,取决于诗歌人口的质量,而这样的人口是要通过诗人们去争取的。

不能说这番感慨就怎么不对,但于今想来,又觉得有些苛刻。起码有两点要稍加补充:一是应该考量一下自己是否还处在“诗歌人口”之中,一个远离诗歌的人是没有权利去责怪诗歌、责怪大众诗心的丢失的;第二,应该努力接近诗歌,努力抵达诗歌现场,特别是在今天,应该时时从文学的热闹处抽身出去,到那灯火阑珊处去聆听诗歌的低语,去倾听诗人的肺腑之声,和那些与诗歌不离不弃的人们一同重建诗歌的生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徒作临渊羡鱼的感慨和一味沉湎于旧日时光的伤感。事实确实如此,只要你稍稍关注一下诗歌,便会发现情形并不至于那样绝望,甚至会作出令自己也感到惊讶的判断,诗歌不但在,而且可能其成就并不低于小说与散文这些当下显赫的文体。当然,我指的是那些认真、执着、孤独地坚守着自己的精神高地与艺术家园的诗人以及他们的劳动与收获,而不是喜欢扎堆、时刻想到聚光灯下而焦虑和恐惧于边缘化的诗歌运动家们。当我们绕开那些鼓噪的诗歌事件,避开那一面面变幻着

口号的诗歌旗帜,来到那相对寂静的所在,我们会看到,真正的诗人正做着令人感动的努力。他们与温柔富庶的生活无关,而在敏锐地发现世界另一面的问题;他们与欲望无关,而在高贵地进行着理性的思考;他们与市场无关,而在与生命中不死的灵魂进行着隐秘的对话;他们与粗糙庸俗无关,而在虔诚地汲取汉语的诗性进行着艺术的探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这个世界的精神生活才不至于一片荒芜。也许确实少有人去真心地关心他们,但总有一天,人们会庆幸他们为这个世界预备下了艺术的驱动程序。

这些话或许与范双喜的诗歌没有什么关系,但只要读过范双喜作品的人,又或许都会产生与上述感想近似的印象,比如他的孤独、他的狂放、他的忧郁,以及近乎唯美的诗歌美学。我指的是从诗歌中走出来,准确地说是范双喜用诗歌塑造出来的那个自我。在阅读他的这部诗集之前,我曾有过若干的想像,太湖、紫砂、翠竹、江南、桃红柳绿、吴侬软语那是一种纤细阴柔的诗歌,是明媚的、女性的,即使没有阳光,那雨也似纱如烟,似有若无。但是,范双喜给了我另一种诗歌,一种与传统的诗性江南完全不同的情绪与意象。他确是热爱故乡,热爱宜兴这片土地,正如他所说:“我不能阻止一壶热茶的温暖/犹如不能阻止/一个名叫陶都的地方所给我带来的一切。”但他笔下的宜兴,却总出乎人们对江南的想象,竹海、宜园、太湖、善卷洞、张公洞、横山水库、南街、东氿水、西氿水、滆湖、铜官山、国山碑、玉女潭等等,都透着一股寒冷,让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坚硬与孤寂。他写紫砂,总是避开它的成品,避开它作为制成品的艺术样态,而专注于它的源头与过程,于是优美、光泽、润泽、线条,百般花样都不见了:“泥土里引出的火/在手中燃烧出七千年的文明/文化的传承皴裂双手/骨头在隐痛/向上的手掌/使明亮的眼睛在黑暗中闪耀/古龙窑的沉默/内敛的冰的光/使得多少精彩的章节渐次



展开/让喧嚣的世界回归宁静”(《精陶》),“看到一段紫砂泥,经过锻打/被窑中之火,熊熊之火,大地之火熔噬/泪被火抽干,剩下的全是钢铁的骨”(《一把壶:一座诗歌的作坊》),传统的工艺制作被幻化出了炼狱的图景。

很显然,范双喜跳出了人们的审美惯性,来到了江南之外,他发现了新的江南,江南的另一种气质,或者说,他塑造出了另一个属于他的江南。这种审美的创造来自于诗人生命的历练,我注意到范双喜诗歌的行走,诗人的脚步时时在江南之外:“没有人多朝我看一眼/但我走着/但我走着。脚步蹒跚的我像一个久病的人/在不断向上的台阶上发出幽暗的火苗”(《布达拉宫》)。空间的位移使他有了新的视角,而这个位移所带来的精神蜕变可以使诗人产生创作上的自我审视与批判而获得新生:“恒久的金顶被太阳反复洗濯打磨/阳光下金黄的乳汁四溢/将我铺展的诗句延伸到大昭寺金黄的冠顶/这来自江南陶都苍白的诗句/在鸟和大风降临后/伴着十五盏长明的酥油灯/一起沐浴着来自雪域的太阳”(《大昭寺》),我暂时还不能理解范双喜诗歌精神的源头,但多元文化的碰撞显然是他突破江南温柔之乡的缘由。

所以,范双喜注定着与幸福无关,与稳定无关,与既成的无关,与明亮和清晰无关。我们可以稍稍留意一下他诗歌中常见的意象,那就是风、雨、夜与寒冷。范双喜诗歌中的风刮得惊人,从《诗经》时代一直刮到当下,从春天一直吹到深冬。他的诗似乎离不开风,“所有眼睛的惊鸿一瞥/都有充足的理由/但敏感而脆弱的灵魂/一旦离开了风/剩下的/也许是无边的寂静”(《心事坐在荷花里》)。所以,他要说:“起风以后风筝便有了生命/起风以后我的生命也被全部打开/仿佛我早已在风中存在”(《我是陶都风》)。风是不稳定的,它飘忽,游走,并且以巨大的力量改变着事物的位置与形貌;风是无处不在的,它穿透着事物,从隐

匿不察的缝隙进入事物的内部,捕捉着事物的秘密;风又是无形的,它不可见,以其狡黠与诡谲令人惊恐而又防不胜防。当一个诗人以风的姿态、风的力量与智慧穿行在这个世界上时,他看到的必将是常态中难以获得的。

与此相关,范双喜必然钟情于黑夜,在夜晚,世界进入了另一种状态,展现出另一副面孔。许多事物出现了,许多心事萌发了,而诗人,则睁开了夜的眼,开始了诗歌的游走:“白天/我知道自己所走过的路/和我们想法会有些偏差/我还知道一根火柴能点燃一场风暴/但此刻/我并没有打算祈祷/我只想在越来越深的夜里写下一首诗/顺便写下目光下摇晃的西沅水”(《越来越深的夜》)。而夜雨更以其阴暗与潮湿使得范双喜的诗如菌类一样自由自在地开放,他的身心也在这寒冷与黑暗中得到舒展:“夜雨之中的天空/眼睛看不到/但我要在夜雨中驻足/我要在黑夜里打开雨水的记忆/痛快地生/淋漓地死”(《黑夜的我被春雨收藏》)。问题是,在这些类型近似的意象背后的秘密,范双喜看到了什么?我以为《总有一些》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首诗,这首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对这个世界内部的揭露:“总有一些阳光会被乌云笼罩/总有一些悲伤说不出口/总有一些流言会给你背后一枪/总有一些指责来的莫名其妙/总有一些理由是那么的冠冕堂皇/总有一些事情会指鹿为马/总有一些真理会被谎言篡改/总有一些笑容是虚伪的/总有一些眼泪会咽进肚子里/总有一些苦难在造就并完善你的人格/总有一些打击在雕塑你的脊梁”;而后面部分则是诗人的坚守与拯救:“总有一些苦涩会随风而去/总有一些脚步不可阻挡/总有一些友谊会成黑夜的灯塔/总有一些爱不着一字/总有一些人会意我的真诚/总有一些拥抱代替了温暖的山水/总有一些文字会在风中伫立/总有一些人会被我记住/总有一些精神能给人温暖和力量/总有一些沉默胜过万千语言/那些疼痛和悲伤、幸福和荣



耀/总有一天都如过眼烟云/会被岁月的河流冲刷得一干二净/
只留下我清洁的文字/活在人间”。这首诗戏剧性地再现了当年
舒婷与顾城的问答,看来,诗人们总是在绝望与希望中倍受煎熬。

风、雨和夜晚,行走、飘忽、居无定所、潮湿与幽暗、拯救与
逍遥,这是范双喜诗学的精魂,也是当下诗歌的生命体征。这样
说并不意味着范双喜的诗歌如何完美,更不意味着他已然抵达
诗歌的核心,很显然,他还需要更多的坚定与纯粹。但眼前的范
双喜以及那些在世界的边缘处游荡的诗人们,已足以让我们坚
定起对未来诗歌岁月的信心。

2008年6月,南京

汪政: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江苏省文联秘书长。



目 录

辑一 拯救与逍遥

目

录

- 3 风
- 4 风中低语的倾诉
- 6 风中驻扎,风中走过
- 7 交给所有迷失的山水
- 8 虚幻的黑风景
- 9 隐忍
- 10 那个地方
- 11 拯救与逍遥
- 13 风,没有把我吹走
- 14 夜是一本书
- 15 黑夜的溺水者
- 16 总有一些
- 17 表达
- 19 渐渐黑下的夜
- 20 像一片飘落在地的竹叶
- 21 别以为……
- 23 纠缠

- 24 风灌满了我的翅膀
- 26 和风一起奔跑
- 28 梦想大海
- 29 深夜·某种情感
- 30 诗歌隐藏在窗外
- 31 足球, 足球
- 34 一个人的黑夜里
- 35 简单有什么不好
- 37 在星星中隐藏脸庞
- 39 我不会转过身去
- 41 叙述
- 43 冷眼看“海棠”
- 45 我还活着
- 46 一本旧书
- 48 色戒
- 49 致玛格丽特
- 51 春天·人民路·书店
- 52 二月: 风中的絮语
- 54 在三月的手上
- 55 五月·书晒着太阳
- 57 十月风来
- 58 十一月的夜凉
- 59 梳理的情绪
- 61 秋水是闪着蓝光的刀
- 62 夜凉如水
- 63 深夜的意念
- 64 桑拿浴房的出浴裸女





- 66 醉酒情绪
- 68 快些,再快一些
- 70 工厂诗人
- 72 我是陶都风

辑二 幸福与疼痛

- 77 你啊你啊你啊你
- 79 给你
- 80 含泪的新嫁娘
- 82 闯海
- 83 把花种在纸上
- 85 与你有关,与你无关
- 86 手掌上小小的火
- 88 三朵暗红色的小火
- 89 幸福
- 90 仿佛一切已安排妥当
- 92 灵动火苗
- 94 传说或者故事
- 95 燃烧的乳房
- 96 夏末初秋的童话
- 97 涉过夜的风
- 98 听王菲《那些花儿》
- 99 表述一场雨
- 100 三月,美人已醒
- 101 五月的雨
- 102 七月的诗
- 103 秋日的私语

- 104 暖洋洋的阳光下
106 无焰之火
107 秋风慢慢吹
108 荷的秘密已被夏天带走
110 我听不到荷花风中的独奏
111 这样的女孩
112 穿长裙的少女
113 开放的花
114 春天的梦境
115 这样的梦境甜到哀伤
116 幸福的哗变
117 十月
118 这是午夜时分
119 心事坐在荷花里
120 茶座·瞬间感受
121 谁的呼吸,已替代了春天

辑三 行走与沉思

- 125 布达拉宫
127 大昭寺
129 羊卓雍湖
131 四位朝圣的藏女
133 感悟玉龙雪山
135 今夜我醒在北京
136 走进香港
138 在金陵
140 同里·退思园
141 婺源油菜花



- 142 洛阳,一个花香的名字
- 143 浙江掠影
- 145 水脉宏村
- 147 西子湖畔的宁静
- 148 在外滩
- 149 走进丽江
- 151 夜濠河
- 153 谒赵翼故居
- 155 冬游九华山
- 157 龙游石窟
- 159 从一座城市到另外一座城市

辑四 陶都与颂歌

- 163 陶都印象
- 165 陶瓷·五朵金花
- 168 一把壶,一座诗歌的作坊
- 170 紫砂壶
- 172 阳羡茶的温暖
- 173 黯淡之光
- 174 故乡情
- 175 陶都·南街
- 177 风吹来以前太湖一片平静
- 179 向晚的横山水库大坝上
- 180 冬日·陶都乡意
- 182 老屋
- 185 东庙巷
- 187 东洑水,西洑水

- 189 漏湖
191 铜官山
193 万古灵迹善卷洞
195 国山碑
196 宜兴竹海
197 竹海散步
199 龙背山森林公园
200 宜园
201 夏末·宜园风景
202 陶祖圣景
203 优美灵谷
204 张公洞
205 玉女潭
206 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
207 闸口西府海棠花
208 写给闵惠芬
209 悲鸿马

辑五 忧伤与温暖

- 213 春天,春天,春天呵
215 我被春天席卷而走
216 走在通往春天的大路上
217 致母亲
219 致父亲
221 写给菲菲
222 听妻子唱歌
224 朋友



- 225 温暖
227 一个热爱诗歌朗诵的人
229 年初一正午的阳光下
230 鸟逼近了城市
231 初夏,一抹淡淡的忧伤
233 元宵的灯
235 断想
237 音乐情绪
238 雨
239 听雨
240 夜雨
242 雨声
243 太阳雨
244 纸上的雨来自心底
246 被春雨收藏
247 我是一滴孤独的雨
249 秋雨把我打湿
250 坐在冬雨里
252 他们都去了天堂
253 车在黑夜的高速公路上行驶
254 在大雪中行走
256 忧伤的理由
257 忧伤与温暖

辑六 附录

- 261 在陶都的屋檐下/姜 桦
265 幸福双喜/冯光辉